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I

WORLD CLASSICS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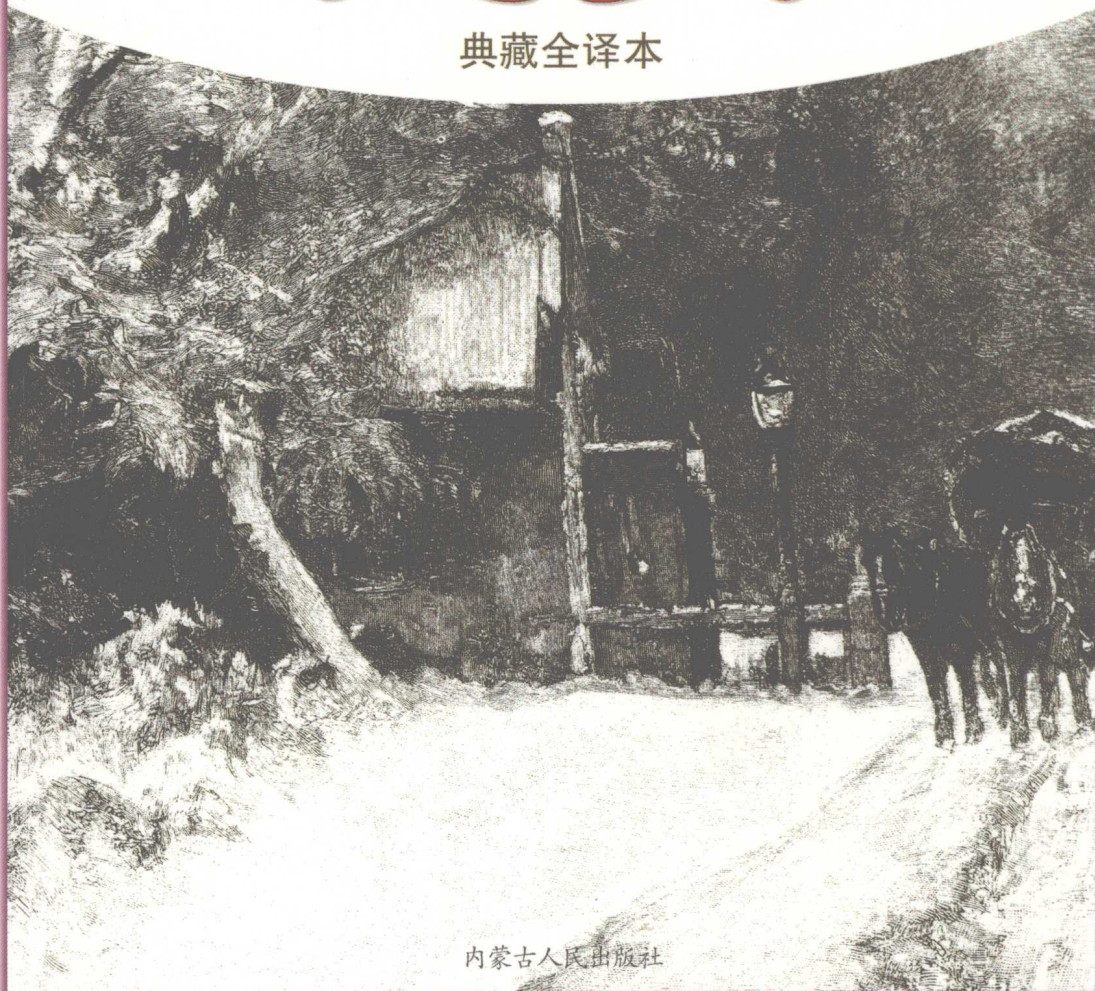
〔美〕斯陀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典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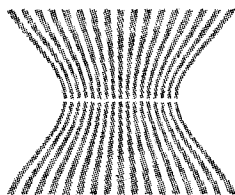
Harriet Beecher Stowe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 斯陀夫人 著

王人敏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姆叔的小屋 / (美) 斯陀夫人 (Stowe, H. B.) 著;
王人敏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第 1 辑 / 赵文良 主编)
ISBN 7-204-06837-8

I. 汤... II. ①斯...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3245 号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一)

主编: 赵文良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龙行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0

字 数: 3,3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6837-8/I·1208

定 价: 374.00 元 (全 17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斯陀夫人 (Harriet Beecher Stowe, 一八一—~一八九六年), 美国女作家。她生于牧师家庭, 早年当过教师, 对美国的蓄奴制所产生的将黑奴当作毫无灵魂的畜牲随便虐待与进行买卖的行为一直很厌恶。一八五二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汤姆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 文中描写美国黑人在奴隶主残暴统治下的非人生活, 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 同时对废奴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它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感伤情调。

斯陀夫人在一个清教徒家庭里长大, 在和蓄奴制只隔着一条河的辛辛那提生活了十八年, 而且也到南方去过, 亲眼看到了黑奴被奴隶主肆意辱骂、殴打和买卖, 致使亲人离散、家境破落的各种使人痛恨的惨状。她曾在家里给自己的六个子女开办了一所学校, 也让附近的黑人小孩在这里学习。日积月累埋藏在心里的数不清的事情与人物, 在她决定写一部指责蓄奴制的作品时, 就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创作, 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汤姆叔的小屋》。

《汤姆叔的小屋》从一个奴隶主和一个奴隶贩子的讨价还价中开始。

美国肯塔基州的奴隶主谢尔比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失败, 为了还清债务, 打算将汤姆和黑白混血种女奴伊莱扎的儿子哈利卖掉, 汤姆是在谢尔比的种植场出生的, 儿时就一直伺候主人, 倍受主人喜欢, 成年后成了家奴总管, 十分忠诚, 一心一意维护主人的利益。伊莱扎并非一个俯首贴耳、死心塌地听从主人支配的奴隶, 当她无意间听到主人要卖掉汤姆与自己的儿子哈利时, 便连夜带着儿子在奴隶贩子的追捕下跳下到处都是浮冰的俄亥俄河, 逃往自由州, 继而向加拿大逃亡。她的丈夫乔治·哈里斯是附近种植场的奴隶, 也伺机逃走, 和妻子汇合, 带着孩子, 历经千辛万苦, 最后在废奴派组织的帮助下, 平安地到达了加拿大。

汤姆的遭遇却截然不同。他知道并且赞同伊莱扎逃走, 然而他自己没逃。因为他从小就被奴隶主灌输笃信上帝、逆来顺受、忠顺于主人之类的

基督教说教，对主人要卖他抵债也毫无怨言，甘愿听从主人的安排。他被转卖到新奥尔良，成了奴隶贩子黑利的奴隶。在一次溺水事件中，汤姆救起一个奴隶主的小女儿伊娃，孩子的父亲圣·克莱尔从黑利手里买下汤姆。当了家仆，给主人家赶马车。汤姆和小女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小女孩突然生病夭折了，圣·克莱尔按照小女儿生前的愿望，决定把汤姆和其他黑奴解放。但是当还没来得及办好解放的法律手续时，圣·克莱尔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杀害。圣·克莱尔的妻子没有解放汤姆与其他的黑奴，而是把他们送到黑奴拍卖市场。从此，汤姆落到了一个极其凶恶的“红河”种植园奴隶主雷格里手中。雷格里把黑奴当成“会讲话的牲口”，横加私刑。汤姆忍受着这非人的折磨，依旧没想到要给自己找一条生路，而是默默地遵守着做一个正直人的原则。这个种植场的两个女奴为了求生，打算逃走，于是她们藏了起来。雷格里以为是汤姆帮她们逃走的，把汤姆捆绑起来，鞭打得遍体鳞伤，痛不欲生。但是汤姆最后表现出了他对奴隶主的反抗，什么都没有说。在汤姆奄奄一息时，他以前的主人、第一次卖掉他的奴隶主谢尔比的儿子乔治·谢尔比赶来赎买汤姆，因为汤姆是小谢尔比童年时的仆人与玩伴，可是汤姆已经无法领受他过去的小主人迟到的帮助，带着一身伤痕离开了人间。

《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描写了不同表现与性格的黑奴，也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奴隶主嘴脸。它着力刻画了正直善良、虽然委曲求全但绝不背叛信仰出卖灵魂、把希望寄托在奴隶主身上的仁慈的黑奴汤姆；也塑造了宁死不做奴隶、立志为自由而奋斗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黑奴，如伊莱扎和她的丈夫乔治·哈里斯。同时，也揭示了各种类型的奴隶主的内心世界和奴隶主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如为了救儿子冒险跨越浮冰密布的俄亥俄河的伊莱扎，有受尽委屈、聪明地逃出魔窟的凯西，机智、深谙世故的小托普西，受尽磨难、玩世不恭的老黛娜，为了个人生存存在蓄奴制下失去本性的黑人工头山宝与昆宝。这本书通过对汤姆和乔治·哈里斯夫妇这两种不同性格黑奴的描述告诉读者：逆来顺受、听从奴隶主摆布的汤姆难逃死亡的命运，而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乔治夫妇得到了新生。

《汤姆叔叔的小屋》经历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光仍然流传不衰，这足以证明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名作。

目 录

第 一 章	一位有人性的人.....	1
第 二 章	母亲.....	8
第 三 章	丈夫与父亲.....	10
第 四 章	汤姆叔小屋中的一夜.....	14
第 五 章	活财产易主时的感受.....	21
第 六 章	发现.....	27
第 七 章	母亲的抗争.....	33
第 八 章	伊莱扎的逃亡.....	42
第 九 章	看起来参议员还算人.....	53
第 十 章	黑奴上路.....	64
第十一章	黑奴竟然白日做梦.....	71
第十二章	合法贸易的平常之事.....	80
第十三章	教友会定居点.....	92
第十四章	伊万杰琳.....	98
第十五章	汤姆的新主人及各项事务.....	104
第十六章	汤姆的女主人和她的见解.....	114
第十七章	自由人的保卫战.....	127
第十八章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	138
第十九章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续.....	149
第二十章	托普西.....	161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171
第二十二章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175
第二十三章	亨利克.....	180
第二十四章	预兆.....	185

第二十五章	福音使者.....	190
第二十六章	归天.....	193
第二十七章	这是世界的末日.....	202
第二十八章	团圆.....	208
第二十九章	失去保障.....	218
第三十章	黑奴货栈.....	223
第三十一章	中途.....	230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处.....	234
第三十三章	凯西.....	241
第三十四章	混血姑娘的故事.....	246
第三十五章	纪念品.....	254
第三十六章	埃默林和凯西.....	258
第三十七章	自由.....	263
第三十八章	胜利.....	268
第三十九章	计策.....	275
第四十章	殉道者.....	282
第四十一章	小主人.....	287
第四十二章	真实有鬼.....	292
第四十三章	结局.....	296
第四十四章	解放者.....	302
第四十五章	结束语.....	304

第一章 一位有人性的人

二月一个寒冷的下午临近黄昏时分，肯塔基州 P 城的一个布置典雅兼作餐厅的客厅里，两位绅士正在一边喝酒一边谈话。没有仆人在身旁伺候，他们的椅子离得非常近，看似在严肃地商讨什么事情。

出于方便起见，我们至此始终称他们为“绅士”。但是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其中一位严格地说好像还够不上这个称谓。他身材矮小、短粗，相貌平平，带有一副出身卑微，却想附会攀升之人所独有的无知自负和咋咋呼呼的神态。他过分刻意讲究打扮，一件俗俏的花背心、一条醒目鲜艳的黄点蓝底围巾，配上一条艳丽的领带，这些看来倒与他的身份极为般配。他的手又糙又大，戴着好几枚戒指，身上佩挂的沉重的黄金表链上缀着一些形状奇异、色彩鲜艳的图章——交谈中总是明显地故意把表链上的图章弄得叮啷作响。他的言辞根本不符合默里氏语法的规范，而且从他的嘴里时常冒出五花八门的卑俚词汇，即便我们想尽办法描述得更为形象生动，可仍然难以确切地将这些情景记下来。

与此相反，他的同伴谢尔比先生却不失绅士风度，住房的摆设与情调都向我们证明这个家庭生活富裕且十分恬逸。正如我们前边所提到的，这两个人正在认真商量着什么事。

“我看就这么定了吧。”谢尔比先生说道。

“我不能就这么成交——肯定不成，谢尔比先生。”另一个边说边高高地举起酒杯。

“怎么啦，黑利，其实汤姆并非普通人，无论到哪里他都值这么高的价钱——他稳重、实在、能干，把我那个农庄管理得有条不紊。”

“你说的那个‘实在’，是黑鬼的‘实在’吧？”黑利边说边为自己斟上一杯白兰地。

“不，我所说的是真正的实在，汤姆仁义、稳重、明智、尽责。他在四年前的一次野营布道会上宣誓入教，我相信他对上帝是虔诚的。从那以后我就信得过他，把一切都交给他管——钱、房屋、马匹——而且行动自由，我认为他不管做什么事都很在行。”

“谢尔比，有人不信黑鬼对上帝的虔诚，”黑利说，放肆地挥了挥手，

“不过我信。在我上一次运往奥尔良的那些黑鬼中就有个虔诚的家伙——还别说，听那畜牲祈祷，还挺像他真在布道会上呢！并且他性情既温和又沉稳。卖他给我赚了一大笔钱，我从一个为了抵偿债务急于卖掉他的人手中捡了个便宜货，因此在他身上我净挣了六百块。当然，我觉得宗教在黑鬼身上是非常有用的，倘若他真的笃信的话，确实对我们没坏处。”

“不错，汤姆是真的信教，和其他的教徒一样，”谢尔比插话道，“所以，去年秋季我派他独自一人去辛辛那提办事，并把价值五百美元的钱款带

回来。我对他说：“汤姆，我信得过你，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你不会骗我。”一点儿没错，汤姆并没失信，我清楚他会按时回来的。曾有些小人，他们对他说：“汤姆，你干嘛不乘机逃到加拿大去？”“哦，主人信任我，我不能那么干。”别人听到这件事后告诉了我。我一定得让你弄明白，我真舍不得卖汤姆。你该用他抵消我的一切债务，黑利，倘若你还有点儿良知的話，相信你会那么做的。”

“唉，我也有每个买卖人所具有的最起码的良知——也就是那么一丁点儿。你明白，够我发誓用就成了，”黑奴贩子调侃道，“并且，只要合乎情理，我也会为朋友尽力而为。但是你得想想，这事儿对我而言有点儿为难——真有点儿勉强呢。”黑奴贩子故作沉思地叹息一声，又倒了一些白兰地。

“好吧，黑利，那你到底怎样才肯答应这件事呢？”谢尔比先生在一阵使人无法忍受的沉默后问。

“难道你不能在汤姆之外再添个男孩儿或女孩儿么？”

“嗯，我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人了，说心里话，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是绝不会卖黑奴的。不管是哪个奴隶我都不舍得卖掉，真的。”

这时屋门打开了，一名大约四五岁，俊俏活泼、且惹人喜欢的混血小男孩走到了屋里。他的相貌中有一种惊人的美好与可爱之处。两个浅酒窝嵌在他圆圆的脸蛋儿上，一头丝线般的黑发卷卷地伏在头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由浓密的长睫毛下向屋里打量着。一件制作精美合身的鲜艳红黄格子罩衫愈发衬托出他那黝黑而清纯的美。他身上有种撩人的自信与几分害羞的神态，向人表明他习惯了主人的恩宠和他对主人恩宠的感激。

“嘿，吉姆·克罗！”谢尔比先生说，吹了一声口哨，并扔给他一把葡萄干，“将它捡起来，捡快点儿！”

孩子使出他浑身的力气跳着去捡主人的赏赐，他的主人一边被逗得哈哈大笑。

“过来，吉姆·克罗。”他说。孩子来到他的跟前，他轻轻地拍打着他那头卷发，摸着他的下巴颏儿。

“现在，吉姆，向这位先生展示一下你的技艺，叫他知道你是多么能歌善舞。”孩子用悦耳圆润的嗓音唱了一支在黑人中很流行的歌曲，热烈而欢快。他唱歌时，手脚与整个身躯都和着音乐的节奏，不时地做一些逗人的动作。

“好哇！”黑利说，一边丢给孩子几瓣桔子。

“好了，吉姆，你学一学卡德乔大爷关节炎发作时走路的样子。”主人吩咐小孩子。

孩子刚才还十分灵活的四肢立即变成了残疾人的样子。他弯着腰，手中握着主人的手杖，在屋里用不灵活的步子吃力地走着，同时拉长脸，学着老人的模样让那张天真的面庞可怜地皱缩起来，而且不断地乱吐唾沫。

两位绅士被逗得放声大笑。

“现在，吉姆，”主人又说，“再让我们瞧一瞧老罗宾斯长老是怎样领唱赞美诗的。”孩子将胖胖的小脸拉得更长了，样子使人敬畏，开始用平静而低沉的鼻音唱了一首赞美诗。

“好，好极了！我看就这样好了！”黑利忽然拍着谢尔比的肩膀说，“那小

家伙还行，我敢这样肯定，我告诉你！”他说，“添上这个小机灵鬼儿，你的债就一笔勾销了——肯定。好了，难道这不是最好、最公平的解决办法吗？”

正在此时，门被慢慢地推开了，一个差不多二十五岁上下的第二代混血年轻女子走进了房间。

这名女子一看便知道肯定是那个孩子的母亲，同样长着浓密的长睫毛与神采焕发的又大又黑的眼睛，同样纤细的卷发像波浪一样起伏，棕褐色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当她见到奴隶贩子肆无忌惮地用贪婪的目光打量自己的身体时，面颊上的红晕则更深了。她整洁的衣着十分合身，更好地衬托出苗条的身材——她纤细的手与漂亮圆润的脚踝也都没逃过奴隶贩子那双贪婪的眼睛。这个人善于一眼就将一个美丽柔顺的女奴所有的长处迅速地看清。

“有什么事吗，伊莱扎？”她停下来迟疑地望着谢尔比。见她欲言又止的模样，主人问道。

“抱歉，先生，我正在找哈利，”小男孩快乐地跑到母亲跟前，向母亲炫耀着放在罩衣下摆中的战利品。

“好了，那你就领他出去吧。”谢尔比先生说，她急急忙忙地抱起孩子离开了房间。

“老天作证，”奴隶贩子称赞地回过头来对他说，“这真是上等货色！无论什么时候将这个女人送到奥尔良去你都能赚一大笔钱。当年我可亲眼看到过人花一千多块买的女奴都不如这个女人美丽。”

“我可不想靠她赚钱，”谢尔比先生冷冰冰地说，为了转移话题，他又打开一瓶酒，并询问同伴对这酒的评价。

“非常好，先生——这是最好的酒！”奴隶贩子称赞道。随后他转过身来，像熟人一样用手在谢尔比的肩上拍了一下，然后说：

“怎么样，什么价能让你将这个女奴卖给我？——你要多少钱——到底多少钱你能接受？”

“黑利先生，我不会卖她的，”谢尔比说，“即便你依照她的重量付给我金子，我妻子也绝不会答应让她离开的。”

“哎呀！女人向来都这样小气，因为她们根本不会算账。我认为如果你告诉她们和一个人重量同样多的金子可以买到多少表、服饰、首饰，她们便会改变主意，不再那么说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黑利，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思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卖的。”谢尔比语气坚定地说。

“那好吧，但是你要把那个小男孩儿给我，”奴隶贩子说，“你知道，因为他，我已经让了很多了。”

“你到底要这个男孩儿干什么？”谢尔比问。

“噢，我有一个朋友正在做关于这方面的生意——打算买一批相貌俊美的男孩儿养大了再运到市场上。全都是好货色——卖给那些肯出大价买俊美的小伙子去做听差什么的有钱人。用俊美男孩儿开门、跑腿，对那种豪华住宅来说是非常好的陪衬——一个真正俊美的男仆能为他们增添莫大的荣耀。他们能够卖很高的价钱，而这小鬼儿是一个这么可爱又懂音乐的小机灵鬼儿，他恰恰是这种难得之才呀。”

“但我仍然不想卖掉他，”谢尔比先生思索了一会儿说，“实际上，先生，我心软，不想让孩子和他的母亲骨肉分离，先生。”

“噢，是吗？——哎呀！是的——你的确很心软，这点我完全可以理解。有些时候跟女人打交道的确有很多麻烦事，我向来都很不愿意看见这种悲惨场面出现，它使人很难受。然而在我做生意时我总是设法避免这种情况，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女人支开一天或是一星期，那么事情就能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做好——她回家以前我们就把事情全办好了。你妻子可以送给她耳环，或是一件新衣服，或者比如其它这样的一些小玩意儿作为对她的补偿，那不就没事了吗？”

“可能不好办。”

“上帝保佑，我们肯定能成功！你也明白这些黑人和白人不一样，只要处理好，过后他们会渐渐死心的。俗话说，”黑利以率直和真诚的语气说，“做奴隶买卖会让人心肠变坏，我一直觉得事情未必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我做这笔生意从来没有像其他做这种生意的人那样做事。我曾看到一个同行把女人的孩子由她们怀中抢走并硬卖给别人，而那个女人从此一直处于疯癫状态——那是十分卑劣的下下策——把货物也毁了——有时候会让她们变得毫无价值。一次在奥尔良，我知道一个十分漂亮的少妇就是这样被他们毁掉的。买她的那个家伙只买她而不肯连她的孩子一起买下，但她发脾气时是那种非常厉害的人。告诉你吧，她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中，边吵边闹不肯罢休，让人看后感到心寒，我一起想起此事如今还心有余悸呢。当他们把孩子抢走，把她锁起来之后，她便整天说胡话，彻底被逼疯了，终于在一周后死去。先生，就因为方法不当，白白浪费了一千块钱——就是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原因。先生，采取仁慈一点儿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这是我一贯做事的经验。”然后奴隶贩子双手交叉在胸前倚到椅背上，一副决策公平的慈善人的姿态，俨然以为自己是威尔伯福斯第二了。

这个对道德的看法好像引起了这位绅士很大的兴趣，由于当谢尔比先生在剥桔子考虑问题时，黑利又旧话重提，装出迟疑的模样，然而又好像有一种真理的力量让他必须再多讲几句话一样。

“一个人吹嘘自己显然不是件好事，然而我仍然要说，因为那全是真的。我相信人们都承认我卖给他们的黑奴都是好货——起码别人都是这样说的，一批这样，而且一百批也是这样——货色都非常不错——健壮而体面，并且在同行中我因此付出的钱也是最少的。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经营有方，先生；而我管理中的顶梁柱，就是富有人情味的人道主义方针。”

谢尔比先生不知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所以他说：“真的吗？”

“因为人们总嘲笑我这种想法，先生，我也常受指责。人们不接受这些想法，因为它非同一般，然而我毫不动摇，先生，我不会为此而改变自己的经营之道。我的毫不动摇让我获得了很多好处。是的，先生，可以说已经证明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来临了。”奴隶贩子为自己的妙语哈哈大笑。

对人道与善良的谈论中有一种幽默与独特的地方，谢尔比先生也不由得笑了。或许你，亲爱的读者，也跟着笑了，然而你知道现在有关人道与善良的高论以各种奇特的形式出现，慈善家们说出与做出的奇怪事情更是数不胜数。

谢尔比先生的笑声鼓舞奴隶贩子接着他的话继续说。

“真是奇怪，但是我从未想出叫人们同意我的观点的办法。哦，譬如说那捷斯的汤姆·洛克尔，我过去的合伙人吧，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灵活、聪明的人，善于与黑人打交道，对待他们就如同一个恶魔——你知道他这点合乎做生意的原则，由于在朋友中你不可能再找到比他心更好的了。他做事一向这样。我曾时常劝他，‘唉，汤姆，’我说，‘你的姑娘因为惧怕而又哭又闹时，对她们拳脚相加、敲她们的头，暴打她们有什么用呢？你也太蠢了，’我说，‘没有任何益处。唉，我不知道她们哭会有何不好，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说，‘如果正常的感情不叫她们用哭闹的方式来发泄，那她们就会另找一种方式。而且，汤姆，’我对他说，‘你这样做只会叫她们面容更加憔悴，嘴会变干，没精打采，甚至还会变得非常丑陋——尤其是那些黄皮肤的女人——要想把她们调养好就不太容易了。’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哄她们、对她们好一点儿，用好言好语来对付她们呢？听我的肯定正确，汤姆，这总比你定期对她们毒打强多了，并且算起来更划算，’我说，‘你肯定能成功。’但是汤姆还是不开窍，给我毁掉许多女人，我不得不与他分开各做各的生意了，他不但心好，做生意也非常公道。”

“你认为自己做这门生意的方法比汤姆的方法更有益处吗？”谢尔比先生问。

“那当然，先生，你可以这样认为。你瞧，不管有没有可能，我对不高兴的事，比如我做小孩儿生意等，都会尽可能地避免——将女人支走——你也知道，看不见这种场面，不快的事就不可能发生——等事情完全结束了，生米煮成了熟饭，已经不可挽回了，她们也只能认命，慢慢地就会习惯了。你知道，白人从小时候起受到的教育就是希望和老婆孩子在一块儿，一起享受快乐什么的。你知道精心教育大的黑鬼没有这种享受快乐的奢望，因此这一切就好办。”

“或许我的黑鬼没受过这样的教育。”谢尔比先生说。

“是啊，你们肯塔基人太惯着那帮黑鬼了。你们的心是好的，然而这终究算不上是真的仁慈。你瞧，一个黑鬼在这个世上四处漂泊。今天被卖给这个人，明天又会被卖给那个人，到时候只好听天由命。因此让他有思想和希望、很好地对待他不会有任何益处，由于对这些人而言更多的痛苦与磨难便会使人更加难受。你明白吗？我唐突地说一句，到了种植园的黑鬼疯狂般地歌唱与欢呼的地方，你的黑奴一定会十分沮丧。你知道，谢尔比先生，人人都非常自然地爱自我夸耀，我认为我对那些黑奴已经很好了。”

“你可真是知足者常乐，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心安理得，真是幸运。”谢尔比先生轻轻地耸耸肩，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讨厌态度说。

“那好，”当他们俩保持沉默，心里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时，黑利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我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事，还要和妻子商量一下，”谢尔比先生说，“在这段时间里，黑利，假如你想像你说的那样让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的话，最好不要向我的邻居透露一点儿风声，否则这事会很快传入我的仆人那儿，我敢保证，如果仆人们知道了，不管带走我家的哪一个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噢！这一点没问题，不说！肯定不说。但是我要提醒你，我非常着急，希望你能尽快给我一个准信儿，告诉我你到底卖不卖？”他说罢便站起来穿上了大衣。

“好了，你今晚六七点左右来，我把结果告诉你。”谢尔比先生说，奴隶贩子起身告辞，离开了房间。

“我真恨不得将这家伙一脚踢到台阶下边去，”他看到门已关好，喃喃自语道，“你看他那张得意的脸。然而他明白他占了我很大便宜。假如从前有谁敢跟我说让我把汤姆卖给一个奴隶贩子，我会告诉他，‘你的仆人难道能像狗那样任意出卖吗？’但是眼下只得把他卖掉了，因为我如今对此毫无办法。而且伊莱扎的孩子也一样！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会与妻子发生争吵，她会不同意我将汤姆卖了。这便是有巨额债务的结果——唉哟！那家伙看见我落到这种地步，知道自己有机可乘，正在不停地朝我逼近呢。”

肯塔基州或许是带有蓄奴制色彩最平和的州了。这儿主要的农业活动较为轻松、平静、缓慢，全然不像以南的一些地区，农业具有周期性的紧张使人透不过气来，这便让黑奴的劳动强度还能使人忍受。而主人们见到能够谋取暴利，可只有靠牺牲那些毫无保护的人的利益而没有其它选择的时候，那脆弱的人性便会被战胜，没受到任何诱惑去做残忍的事。人会因为脆弱的本性而生就一副残忍的心肠。同时，肯塔基州的庄园主对渐进的经营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能够反抗这种人性的脆弱。

不管是谁，只要到肯塔基州的一些庄园里转几圈以后，你便会亲自感受到男女主人是多么温和与宽容，一些黑奴的真情与忠实，或许会产生一种想像，简直是一幅传说中经常出现的充满诗意的家族社会的画面；然而在这古老的社会图景上笼罩着一个不祥的阴影——法律的阴影。只要法律规定所有这些富有感情的人只是某一个主人的附属物——而只要最仁慈的主人生意上有了困难，以至破产、遭遇不幸、轻率或者不慎致死，定会使他的黑奴生活随时都会由慈善的保护与宽容的保障中，堕入绝望的凄惨与艰苦的深渊，从而遭受无穷的折磨——那么，即便在奴隶制最完善的地区要想创造出什么美好的或者使人渴望的东西也是很难的。

谢尔比先生只是一个凡人，生性温和善良，一向对周围的人宽厚和蔼，他庄园里的黑人过着快乐的生活，从未缺少他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任何一样东西。但是他将自己的财物随使用来做投机生意，数量非常大，又非常不小心，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而他的债据大多数都落在了黑利手中。这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情况也正是了解他们上面谈话的重点所在。

而刚才路过客厅门口的伊莱扎凑巧听见了他们之间的一部分交谈，足以叫她听出主人正与一个奴隶贩子讨论买卖奴隶的事情。

当她离开客厅的时候，本来打算在门口多听一会儿两个人之间的交谈，然而女主人正在召唤她，她不得不急匆匆地走了。

但是她依然感觉好像听到奴隶贩子要买自己的孩子——她是不是听错了？她的心脏剧烈地跳起来，越想越紧张，情不自禁地搂紧了孩子，致使小傢伙诧异地抬起头望着母亲的脸，试图从中发现什么秘密。

“亲爱的伊莱扎，姑娘，你今天是否感觉不舒服呀？”伊莱扎把放洗脸

水的大水罐打翻了，放针线的小桌子也被她碰倒了，当女主人让她从衣柜中拿绸衫时却心不在焉地把一件长睡袍递给了她。看见她那魂不守舍的样子，女主人关切地问道。

伊莱扎十分惊诧。“对不起，太太！”她抬起眼说，随后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她坐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哭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伊莱扎，孩子！你到底有什么事呀？”女主人问道。

“哦，太太，太太，”伊莱扎说，“太太，有一个奴隶贩子正在客厅与老爷谈话！我听到了。”

“噢，傻瓜，即使他们正在谈话，那又怎样呢？”

“哦，太太，你认为老爷会将我的哈利卖掉吗？”说完，这个不幸的女人扑倒在椅子上哭起来，身体不停地上下起伏。

“把他卖掉！绝不可能，你这个傻孩子！你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老爷向来不与这些南方奴隶贩子做生意，从来没有卖掉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想法，只要他们都听话。怎么，我的傻孩子，你想谁会像你一样喜欢哈利而要买走他呢？你认为世上的人都像你一样喜欢他吗，你这个傻子？好了，不必担心，帮我将衣服扣紧。好，将我后边的头发照你那天刚刚学会的漂亮发式编起来盘上，以后不要再在门外听人家谈话了。”

“是，但是，太太，您绝不会同意——将——将——”

“快不要乱说了，孩子！我当然不会同意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宁可把我自己的一个孩子卖掉也不可能把哈利卖掉的。可是，伊莱扎，你也太宠爱那个小家伙了，不管是谁只要将头伸入我家，你就猜疑他是来买你最心爱的哈利，这样就再也没人敢到我家来了。”

女主人的这番知心话让伊莱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她灵活而快速地将女主人打扮好，一边干活儿一边笑自己的多心。

谢尔比太太无论是才智还是品德，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上等人。她非但具有人们看作是肯塔基女人特点的那种宽宏大量的本性，并且具有非常高的道德与宗教观念及原则性，而且把这些特点以最大的热情与能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求得实效。她丈夫从来没有说明自己相信哪一种宗教，可是对于她对宗教虔诚的信仰是崇敬与尊重的，而且或许对于她的观点有时候还有一点儿敬畏。有一点是值得确定的，他始终任凭太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善，比如对她在仆人的舒服、教育与提高等方面的所有做法都毫无限制，尽管他不参与他太太所做的这种善事。实际上，即便他不是真的相信圣贤多余功德有效论，但他心里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由于他妻子的虔诚与慈善能够使两个人沉溺于某种难以言喻的期望，靠她过度的美好品德能保证日后两个人共入天堂。他沉溺于这种模模糊糊的希望中，由于他知道具有这些品德是自己能够做到的。

与奴隶贩子商谈之后，怎样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成了他的难题——他不知应该怎样去面对他知道一定会遇到的请求与反对，还有不断地纠缠。

因为谢尔比太太根本不知道有关丈夫欠债的情况，只了解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所以她不信伊莱扎担心的将要发生的事并且不将她的怀疑放在心上是非常诚恳的。事后她并没有去费脑筋考虑这件事，因为她正把全部心思扑在为客人到来所做的准备工作上，就将此事忘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母亲

伊莱扎是女主人亲自养大的，从小就在她的宽容与恩宠下成长。

去过南方的人肯定经常谈到有四分之一或者一半黑人血统的女人身上那种高雅的气质和她们声音的甜美及举止的优雅，好像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她们特有的天赋。具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人几乎都有美好的面貌，她们身上的这种与生俱有的气质经常和光彩夺目的美结合起来，差不多任何一个女人的面孔都使人看了心旷神怡。我们前边对伊莱扎的描述并非作者凭空想像的，而是依据我们很多年以前在肯塔基州看见她时的回忆写的。在女主人的关怀与呵护下，伊莱扎没受到那种诱惑而是健康、平平安安地长大的。对一个奴隶而言，天生的美貌肯定会受到诱惑，但是她的美丽却没使她遇到任何灾祸。她嫁给了一位聪明、能干、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附近农庄里一个叫乔治·哈里斯的奴隶。

主人把这个年轻人送到一个麻袋厂工作，他的机灵与聪明让他成为工厂雇工里的优秀者，他发明了一台用来洗大麻的机器。想到他所受的教育及生活环境，这项发明说明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一点儿也不比发明轧棉机的天才惠特尼差。

他拥有漂亮的相貌和让人喜爱的举止，厂子中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但是，法律将他视为物品而不是人，所有的好品质都控制在一个粗俗、专制、吝啬、被称作主人的家伙手中。这位先生得知乔治发明了清洗大麻的机器并因此而出名以后，就乘车匆忙来到工厂，想瞧瞧这个不凡的奴隶到底是什么样儿的。他受到了工厂老板的热情招待，并恭喜他有一个聪明的奴隶。

乔治陪同他进入工厂并观察了厂内的机器。乔治由于兴奋，话说得非常顺畅，显得更加英俊而充满朝气。站得笔直的身子、所具有的男子汉的气质，不禁让他的主人显得如此渺小。作为奴仆，他有什么权利随便走动，因发明了机器而大出风头，并与这些绅士呆在一块儿呢？他要立刻制止这种情况。他要让他回庄园，叫他锄草种田，“看你回去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神气。”所以他忽然提出取走乔治的工钱，并且说准备将他领回家去，这个决定让工厂主与工人们都感到十分惊诧。

“不过，哈里斯先生，”工厂主辩解说，“这样做是不是太唐突了？”

“那又能怎样？——难道他不是我的人吗？”

“先生，我们情愿多给您些钱，当作对您的赔偿。”

“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先生，除非认为有必要，不然的话，我不需要将自己的奴仆雇出去。”

“但是，先生，他似乎非常适于干这一行呀。”

“我想说他或许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相信。我叫他做的事他可从未

表现出他认为很适合，我敢保证。”

“你只需要想一下他发明的这台机器。”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名工人插了这么一句。

“噢，不错！一台让你们少干活儿的机器，是吗？我敢说他能发明那种机器；不管什么时候你任由一个黑奴自便的话，他们人人都是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不，他非走不可。”

乔治听见自己的厄运这样突然被掌握他生死大权的人所宣布，他知道自己不能和此人的势力相对抗，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他交叉双臂，紧闭嘴唇，可整座火山般气愤的感情由胸中突然升起，血管里热血澎湃。他呼吸加快，黑色的大眼睛里迸射出如同烧红的煤一般燃烧的光芒。倘若不是仁慈的工厂主捅了捅他的胳膊并且耐心劝导他，对他说，“行了，乔治，你先跟他走，我们会设法帮你的。”怒火也许会可怕地一喷而出。

那名恶棍留意到了两个人低声说的话，大体上猜出了它的意思，尽管他并没听清楚他们谈的是什么。他心中更加坚定了要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去惩治乔治的大胆的决心。

他把乔治带回家之后，让他干农场中最脏、最累的活儿。乔治一直克制着不说一句对主人无礼的话，然而那火烧火燎的目光、阴郁的眉头这些不可怀疑的无声的语言，却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绝不会甘心去当货物的。

就在他被送进工厂工作的那段高兴的日子里，乔治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和她结为连理。在那段时间里，因为雇主的信赖和喜欢，他可以任意出入。谢尔比太太十分赞成这门婚事，身为一个女人她对说媒牵线总感到十分得意，所以非常愿意叫自己貌美如花的贴身女仆嫁给她在一个阶级中各方面都十分般配的人，并准许她的婚礼在女主人的客厅里举办。就这样女主人成了媒人，并亲手将香橙花戴到了新娘的秀发上，而且给她披上婚纱。婚纱下的伊莱扎显得更加娇美了。宴席上有很多戴着白手套的仆人，糕点美酒一应俱全——他们不但对新娘的美丽赞不绝口，还经常称赞着女主人对她的恩宠与慷慨。结婚后最初的两年里，伊莱扎可以与丈夫常在一起，过着美好幸福的日子，除去两个孩子出世不久就死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感到不快。伊莱扎非常爱那两个孩子，他们的死使她十分痛苦，女主人只好对她好言相劝，并带着母性的焦急与忧虑尽力将她与生俱有的强烈感情引导到理性与宗教的教义范围里去，借此来控制自己的感情。

然而在小哈利出世之后，她的心渐渐平静了，她把全副身心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并与这个小生命融合在一起，往日的伤痛也被治愈。直至乔治被残忍的主人从仁慈的雇主那里粗野地带回庄园，被他法律上的拥有者严密控制以前，伊莱扎一直是个沉浸在幸福中的女人。

工厂主没有失言，在乔治离开工厂一两周之后，认为哈里斯的怒火已经下去了，便去造访了那个庄园主。他希望能千方百计劝他允许乔治回自己的工厂工作。

“你不必再费尽心思多说了，”哈里斯执拗地说，“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对于此事也知道该怎样处理。”

“我并不想干涉你的事，先生，我只是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利

益，让你的奴隶按照我提出的条件返回我的工厂工作。”

“哦，这事我最清楚不过了，就在他被我由工厂带回庄园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交头接耳说悄悄话了。你的那个方法没逃过我的双眼；先生，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他是我的仆人，我想怎样对他就怎样对他——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样，乔治期盼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在他跟前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终身的劳动与枯燥乏味的生活；再加上那个狠心的主人能够想出的所有小小的使他无比痛苦的折磨与屈辱，他也只能默默地忍受。

一位非常人道的法官曾经说过这种话，对人最无情的处置方法就是对他施绞刑。不，对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比这种处置还要无情！

第三章 丈夫与父亲

谢尔比太太拜访朋友去了，伊莱扎正站在门廊里无精打采地看着慢慢远去的马车出神，有人忽然把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上。她转过身，美丽的眸子里散发出迷人的光辉，美丽的笑容立刻浮现在脸上。

“乔治，真的是你吗？吓我一跳！嗯，你来了我非常开心！太太下午去拜访朋友了，去我的小房间里吧，我们俩可以有一段快乐的时光。”

她一边说一边将他拉到了门廊对面那个干净的小房间里，她总是坐在这儿做针线活儿，女主人叫她时能听见。

“我非常开心！——你为什么不开心呢？——你瞧我们的孩子——他长得多快呀。”孩子紧紧地抓着妈妈的长裙，羞涩地站在那儿，眼睛由鬈曲的头发后边偷看着父亲。“他是不是长得很好看呀？”伊莱扎一边说一边拨弄着他长长的鬈发吻了吻他。

“我真希望他没出生在这个世上！”乔治惨然地说，“我也希望自己没出生！”

伊莱扎惊讶而恐惧地坐下来，将头靠在丈夫宽阔的肩膀上哭了。

“好了，伊莱扎，让你这么伤心太不应该了，你真可怜！”他爱怜地说，“太不应该了，哦，我多么希望你当初没有认识我——那么一来你或许就不会这么不幸了！”

“乔治！乔治！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呢？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还是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最近，我们不是生活得非常快乐吗？”

“是啊，的确非常快乐，”乔治说道。这时候他将孩子抱到腿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他那明亮的双眸，一边双手抚弄着他那柔软的鬈发。

“真像你，伊莱扎，而你是我所见过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也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善良的。你瞧，我们的孩子和你长得真像。然而如果当初我们没相识该有多好！”